

托梅·皮雷斯 《東方概要》中的東南亞

洛瑞羅*



托勒密地圖，引自於：Hartmann Schedel 之 *Liber chronicarum* (紐倫堡，1493)

* 洛瑞羅 (Rui Manuel Loureiro)，里斯本大學歷史學博士，澳門大學客座教授和葡萄牙 (里斯本) 東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現為東方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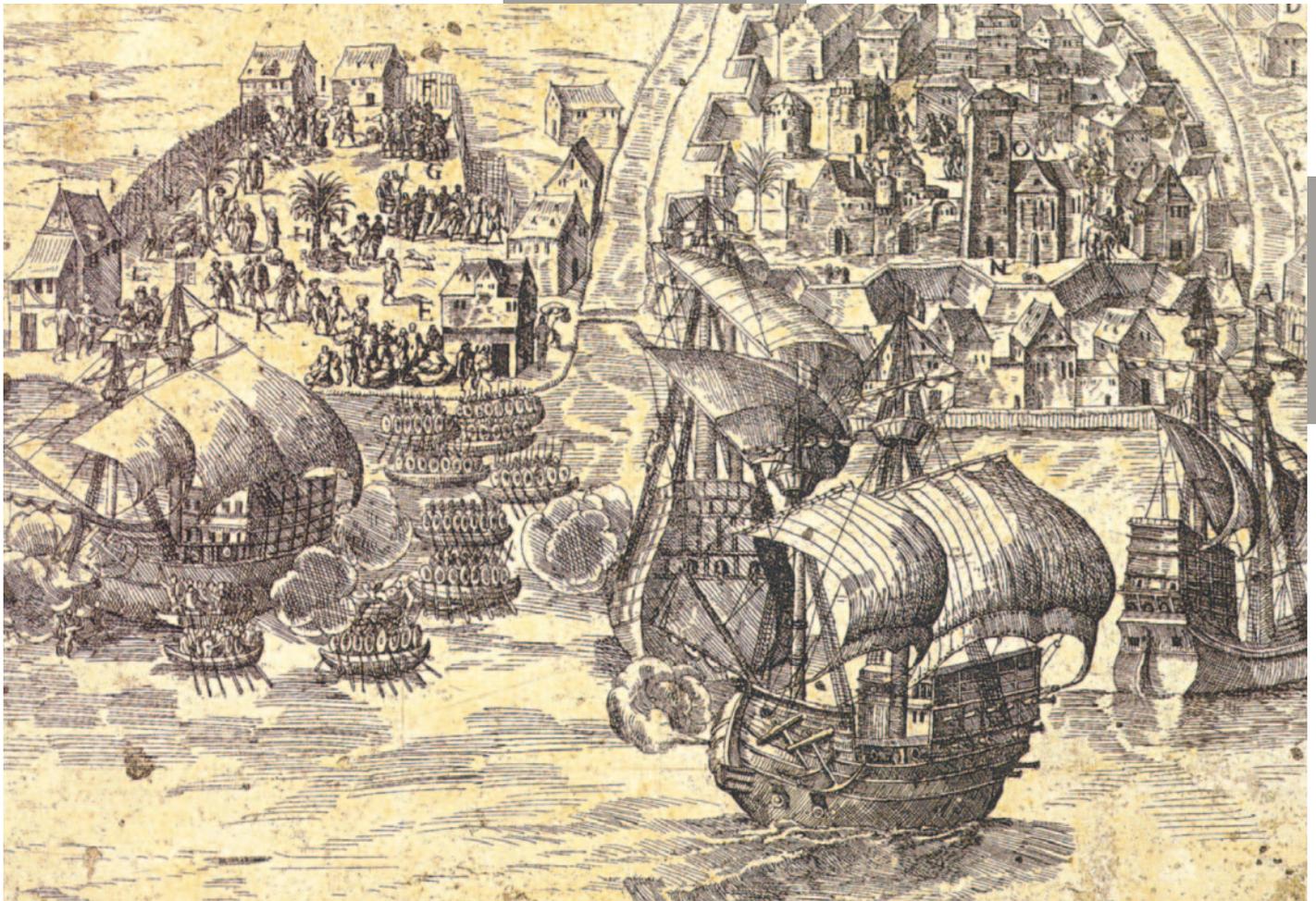
巽他海峽圖（1602），作者：Lucas Janszoon Waghenaer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是著名的第一位被派往中國的葡萄牙使臣，也是《東方概要》（*Suma Oriental*）一書的作者。它是在發現印度航路之後由歐洲人撰寫的第一部偉大的亞洲地理著作。⁽¹⁾ 根據16世紀的文獻記載，托梅·皮雷斯是堂·若奧二世（1481-1495在位）的藥劑師的兒子。儘管出身卑微，卻可能在葡國宮廷的環境中受到教育，而他童年的一個朋友正是後來成為印度總督的葡萄牙大名鼎鼎的貴族洛伯·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 1460-?）。⁽²⁾ 然而，作為對這種推測的默認，皮雷斯自己曾在其地理文獻中提到那個“讓人養成壞毛病”的環境的“種種優越”。⁽³⁾

他決意子承父業，據一位與他同時代的史學家說，他曾擔任皇家成員的藥劑師一職⁽⁴⁾，具體地

說，當後來成為堂·若奧三世（1521-1557在位）的國王於1502年出生後不久⁽⁵⁾，皮雷斯便為他服務。托梅·皮雷斯可能在1490年前不久就已經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因為他後來曾說在1511年前往印度之前的二十幾年裡擔任過藥劑師。⁽⁶⁾ 不論如何，他的出生日期——也許出生在里斯本，他的一些家人居住在那裡，也許是在雷依利亞，如果我們接受旅行家和冒險家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 1514-1583）⁽⁷⁾ 更晚些時候同時也更具有爭議的說法的話——絕對應在1470年以前，因為在二十多歲之前，他很難勝任一個如此敏感的職務。

托梅·皮雷斯最初的生活是默默無聞的，人們無從瞭解他在去東方之前的生活。他是否已經在葡萄牙以外旅行過？他是否受過正規教育？關於第一



16世紀末的一幅表現爪哇島班坦港（Bantan）的畫

個問題，根據零散的文獻記錄提示，我們的這位藥劑師可能訪問過意大利的一些港口、摩洛哥沿海城市阿薩莫爾（Azamor），甚至到過地中海東部的羅德島（Rodes）。但在這些記錄中沒有一例足以對問題定論。關於他可能受到的教育，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資料存在。16世紀葡萄牙史學家的意見是含混的。加斯帕爾·科雷拉（Gaspar Correia, ? -1563）曾寫到，皮雷斯是“一個十分謹慎並對印度的任何事物都充滿好奇的人”⁽⁸⁾。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 ?-1559）也曾說他是“一個小心謹慎而好奇的人”⁽⁹⁾。若奧·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 1496-1570）儘管沒有忘記“藥劑師並非是一個具有這樣品質的人”，但仍再次提到他對“探究和瞭解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對一切充滿朝氣蓬勃的熱情”，還強調他“對文字天生的

判斷力”⁽¹⁰⁾。

在沒有具體證據的情況下，我們也許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即托梅·皮雷斯儘管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卻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曾經在“閒散的日子即在休閒的日子裡“博覽群書”。⁽¹¹⁾的確，他關於東方地理的珍貴著作就是一個不多見的旁徵博引的典範，其中涉及“哲學大師”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關於“地中海風物”的“概要”和古老的地理“著作”，例如（13世紀）倫巴第的“安塞爾莫修士”的“宇宙論”或者托勒密（100-178）的著作。⁽¹²⁾然而，所有這些內容的引述都泛泛而已，可能並非完全來源於實際的閱讀，有可能是皮雷斯在他成長的宮廷環境和最初的工作環境中有機會在皇家圖書館中查閱過那些書籍。《東方概要》中其它一些引述還涉及到《舊約》的一些章節，例如關於波斯君主

們業績的內容。⁽¹³⁾

然而，可能在皮雷斯進行人文學習的同時，毫無疑問，他在其藥劑師的職位上獲得了深厚造詣，正是他的這種職業才能使他被王室任命為印度“藥材總管”，享有“三萬雷亞爾”和“二十個藥園”的年俸。⁽¹⁴⁾但他的職業學徒期應當同時具有實踐的特點，因為當他在著作中論及藥品和香料時，從不引經據典，而是相反，採取的是全盤憑經驗判斷的態度。王室賦予藥劑師的職位是重要的，因為他應當監督從印度用船運往葡萄牙的亞洲藥材的選擇、收購和加工的全部過程，以避免將劣質商品裝船。在托梅·皮雷斯到達印度斯坦前不久，葡萄牙的船隻曾裝運過價值可疑的“一批蒿草”和在馬六甲購買的“一批霉爛的大黃”。⁽¹⁵⁾任命藥材總管的目的正是要避免此類事情，保證葡萄牙對東方貿易更加有利可圖，同時派駐亞洲的總管還可以滿足直接來自葡萄牙的定單。

托梅·皮雷斯是在1511年起程赴東方的，因為人們知道，他是隨堂·加西亞·德·諾羅尼亞(D. Garcia de Noronha, ? -1540)的艦隊旅行的。在這一年，此艦隊有六艘船從里斯本出發。⁽¹⁶⁾他在亞洲的第一站似乎是坎納諾爾(Cananor)⁽¹⁷⁾，在那裡，他始被任命從事的職務。不久，當時的葡屬印度國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 1462-1515)認為他是一個“可依賴的人”，決定派他去馬六甲調查在葡屬馬來西亞的葡萄牙王室官員中發生的許多不正常的情況。⁽¹⁸⁾1512年7月，我們的藥劑師抵達了葡萄牙人剛剛以武力佔領了一年的葡屬馬來西亞的這個戰略城市。以後的幾年裡，他曾擔任過各種與藥材和香料貿易相關的職務，對這一領域有了深刻的瞭解並積攢了大量財富。1512年底，皮雷斯到達馬六甲尚不足六個月，他在當時寫給一個兄弟的信中儘管抱怨那裡的氣候和艱苦的生活環境⁽²⁰⁾，卻說自己“比你能想象到的還要富有”⁽¹⁹⁾。

正如人們所見到的那樣，皮雷斯在馬六甲的停留由於1513年3-6月的一次海上遠征而中斷，在那

次行動中他擔任了那支曾到過爪哇許多港口的葡萄牙船隊的總管。⁽²¹⁾《東方概要》在不同的章節紀錄了他曾到過巽他咖留巴(Sunda Calapa)、淡目(Demak)、賈帕拉(Japara)、西達嶼(Sidayu)、杜板(Tuban)、錦石(Gresik, 即格雷西Agracim), 以及爪哇島北部沿海的其它地方。皮雷斯有可能在這次和它的旅行中，還到過蘇門答臘島的一些沿海地區，例如帕塞姆(Pasei, 即Pacém)、阿魯(Aru)、魯帕島(Rupat)、金寶(Kampar)、瓜拉通卡(Kualatungkal, 即Tuncal通卡)、占碑(Jambi)和巴魯斯(Barus)。⁽²²⁾在他的地理著作的某一章節，皮雷斯在談到蘇門答臘島時曾明確無誤地說：“我從後面到了這個島，有15里格遠。”⁽²³⁾同時，我們的藥劑師在這部地理著作的另外一個段落中似乎想告訴我們他還曾到過勃固(Pegú)，“在所有我們見到過和瞭解的地區中，這片土地是最富庶的。”⁽²⁴⁾葡萄牙人與勃固的馬達班(Martabão)港的定期來往在1512年就開始了，因此，皮雷斯曾參加過前往印度支那西海岸的定期航行並非完全不可能。⁽²⁵⁾

1515年1月，在馬六甲居住了兩年半之後，托梅·皮雷斯開始返回印度。有可能的是，積蓄了一筆可觀財富的葡萄牙藥劑師計劃盡快返回葡萄牙。其實，他在一封家書中就曾提到思念“每個人都身在故鄉，大家都講葡語”那樣的“巨大歡喜”，甚至懷疑積攢的財富是否能夠補償自己經歷過的如此多的工作和危險。⁽²⁶⁾我們無從瞭解直到1515年年底皮雷斯的經歷，但他可能返回歐洲的計劃很快就被擱置一邊，因為在同年9月，新的印度總督洛伯·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來到了印度海岸，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派遣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 1490-1552)統領的艦隊立即“建立與中國的聯繫和友誼”⁽²⁷⁾。在此次遠征中，應當將一位使臣帶去廣東，以便從那裡嘗試接觸中國的權力中心，建立與葡萄牙人之間的一個和平、互利關係的基礎。⁽²⁸⁾

由於當時一系列奇特的原因，充當使臣的任務賦予了我們的托梅·皮雷斯。首先，他是一個非常

值得信賴的人，除了年齡所賦予他的威儀之外，在東方居住的短短時間裡使他積蓄了可觀的財富。同時，他又是一個下層人物，如果與中國人的關係未能如預料的那樣發展的話，可以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再其次，由於他所具有的不可否認的職業才能，藥劑師是瞭解那些據說存在于天國的“許多藥材”的最合適的人。⁽²⁹⁾第四點原因就是，葡萄牙人對東方亞洲的興趣基本上是在貿易方面，因此一個有經驗的藥材總管可以對與中國人的未來關係所具有的各種潛力做出應有的判斷。最後，正如前面提到的，皮雷斯是前任總督洛伯·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的私人朋友，青年時代就有過來往，這一點特別促成了對他的任命。

1516年4月底，在經過了數月準備之後，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離開印度斯坦海岸，前往馬六甲，藥劑師兼總管就在船上，他被臨時提拔到葡萄牙國王派赴天國使臣的高位上。⁽³⁰⁾正如人們知道的那樣，托梅·皮雷斯在這次旅行中一去未返，因為在葡萄牙第一個赴北京的外交使團遭遇一系列失敗後，他被中國當局阻止離開帝國的領土，並在一個不能確定的日期，也許是在1527年前後，在廣東省的某個地方去世。⁽³¹⁾但是，在起程走上不歸之路之前，托梅·皮雷斯也許猜到了自己難以預料的命中注定的前途，留下了他在此前三年之中特別是在馬六甲期間發奮撰寫的關於亞洲的內容豐富而寶貴的《東方概要》一書的珍貴手稿。⁽³²⁾

毫無疑問，《東方概要》由於其涉及領域寬廣、內容深刻而多樣、篇幅宏大及富於前瞻性而成為16世紀葡萄牙最重要和給人最深刻印象的地理著作之一。在三年多一點的短暫時間內，在繁忙的日常事務中，托梅·皮雷斯收集了從紅海到中國、到日本和因蘇林迪亞（Insulindia）最遠島嶼的整個海上亞洲的大量資訊。他的著作中各個部分的許多內容在幾十年或幾個世紀中都保持着完全的現實性，這不僅是因為葡萄牙藥劑師對他的著作進行了獨到的篩選並且格外嚴格，還因為《東方概要》中涉及的許多資料對於歐洲的地理知識領域都是絕對的新鮮事物。⁽³³⁾皮雷斯的著作

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這樣一個事實：從表面看，它不以歐洲從前的任何文獻為基礎。

在葡萄牙人開闢好望角航線之前的幾個世紀裡，歐洲較具有開拓精神的旅行家就已經訪問過東方的許多地方。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對旅行做過奇特的描述，其中一些還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甚至傳到葡萄牙。明顯的例子就是廣為人知但當時已經過時的馬可·波羅（1254-1323）的《遊記》（*Livro das Maravilhas de Marco Polo*），它大致作於1292年前後，並立刻以傳抄的方式流傳。1502年，瓦倫廷·費爾南德斯（Valentim Fernandes, 1450-1519）首次在里斯本用葡文出版了書名為《馬可·波羅》（*Marco Paulo*）的文集。此外，還可以追溯到兩位意大利旅行家康蒂（Nicolo de Conti, 1395-1469）和瓦爾塔馬（Ludovico di Varthema, 1470-1515）幾乎間隔一個世紀的更新的記錄，他們在亞洲旅行時到達印度尼西亞最西部的島嶼。前者的記載了1419年-1444年之間漫長的旅行，起初被意大利人文學者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收入一本名為“印度”（*India recognita*）的書中，隨後於1492年在克雷莫納（Cremona）首次出版。其葡文版出現在前面提到的瓦倫廷·費爾南德斯出版的《馬可·波羅》文集中。後者以自傳體形式描述了16世紀第一個十年中的旅行，並於1519年在羅馬首次出版。⁽³⁴⁾

然而，也許除了間接提到我們將在後面談到的曼德維爾（John de Mandeville）杜撰的旅行之外，在《東方概要》裡沒有上述那些以及歐洲其它有關亞洲風物著作的任何重要蹤跡。托梅·皮雷斯在寫書時沒有提及當時已有的文獻，毫無疑問，他堪稱是一位真正的開創性著作家。首先，因為他的著述特別是以當時葡萄牙人佔領的東方商埠中最東部的馬六甲為起點，這是葡萄牙正在實施的亞洲地理開發中的一個繁忙的前沿基地。其次，因為在收集那些歐洲從前知之甚少或者完全陌生的亞洲許多地方的豐富資訊時，他極大地擴展了西方地理知識的視野。第三點，因為他在寫作過程中，採用了真正創新的手法，特別以親身經歷為憑據。事實上，葡萄



AMERICA, siue Indię Occidentalis pars.

Mare Cin

Satyrorum inf

OCEANVS

JAPAN.

Hanc insulam M. Paul. Venet. Zipangri vocat.

Los dos hermanos

Las Bolcanes

Tropicus Cancrī

O R I E N T I A L I S



La farfana

Restinga de ladrones

ARCHIPELAGO DI S. LOS YARDINES

Insulę Moluccę celebres ob maxima aromatum copiam, quam per totum terrarū orbem trahunt, s. sunt, iuxta Gilolo ferunt, s. sunt, Tidore, nemp; Tarenate, Tidore, Motir, Alachia et Bachia.

Circulus æquinoctialis.

NOVA GVINEA quam Andreas Corsalus Terram Piccinaculi appellare videtur. An insula sit, an pars continentis Australis incertum est.

Cum Privilegio.

牙藥劑師在他著作的緒論中就堅持遠離那些“為追求新奇而非講求實踐而寫作”的人，強調自己尊重的是“我們在這裡感受、經歷和見到的一切”。除此之外，當完全不可能做第一手觀察的時候，皮雷斯具有與可靠目擊者一起“進行研究的勤奮精神”。⁽³⁵⁾

很難下結論說寫這樣一部東方地理著作的想法是出自托梅·皮雷斯自己，還是由於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在藥劑師從印度起程去馬六甲之前給他的明確建議。當時，著名的總督正忙於通過建立一個龐大的商棧和要塞網並依托一項旨在接近某些亞洲強國的政策來鞏固葡萄牙在亞洲的地位。這個暗含着帝國規模的過程不能缺少直接或間接與葡萄牙相關的地區的全面而嚴格的資訊收集。那麼，這正是《東方概要》的目的：全面而詳盡地描繪出可能與葡萄牙王國相關的海上亞洲各地區的全貌，以便參與亞洲貿易並獲得利益。

當然，貿易和商品是托梅·皮雷斯著作的首要着眼點，他在書中明確地說道：“商品的交流是如此必需，沒有它，無以維繫世界。”“王國因它而聞名，人們因它而偉大，城市因它而獲得榮耀，戰爭與和平皆因它而發生。”⁽³⁶⁾因此，藥劑師著作最直接的目的僅僅在於紀錄那些與馬六甲有貿易來往的地區。⁽³⁷⁾所有“對貿易無利的”⁽³⁸⁾其它地區由於“不聞名”⁽³⁹⁾而一律被《東方概要》邊緣化。從著作們一開始就表露出的這種意圖得到了切實的體現，因為，托梅·皮雷斯系統地從紅海寫起，一直寫到整個海上亞洲，突出了每一個地區的主要港口以及在那裡進行交流的商品、價格、貨幣、通用的度量衡、通行的關稅，採用的匯率、航線和使用的旅行日程表，《東方概要》還記載了非常豐富的直接或間接與貿易狀況相關的其他資料。因此，關於已有記載的眾多地區，我們的藥劑師提供了許多補充資訊，例如有關政治制度的性質、大部分居民的信仰、軍事潛力、當地的可用船隻、外國僑民的生活和地位以及某些語言的特色。這些資料大部分對葡萄牙王國的計劃有立竿見影的作用，因為在選擇用何種方式接近那些尚不瞭解的亞洲某些地區並與之建立關係

方面，這些資料具有決定性的指導作用。

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要》的全部內容在它寫作的年代沒有發表過，並且祇在相當有限的範圍內流傳。今天，它被人們瞭解是通過唯一一份16世紀的原稿⁽⁴⁰⁾，那是藥劑師——赴中國的使臣——在1516年起程之前寄給里斯本堂·曼努埃爾一世國王（1495-1521在位）的。今天從保存於巴黎的這份手稿來看，整部著作的構成如下：

1) 第一卷——從埃及到坎貝(Cambaia)，包括關於阿拉伯、埃及、波斯、坎貝、卡納拉(Canará)、納爾辛格(Narsinga)和馬拉巴爾(Malabar)的章節。

2) 第二卷——從坎貝到果阿，包括關於德康(Decão)和果阿的章節。

3) 第三卷——從孟加拉到印度支那，包括關於孟加拉、阿拉貢(Arracão)、勃固、暹羅、布拉馬(Bramá)、柬埔寨、占婆(Champá)和交趾支那。

4) 第四卷——從中國到渤尼(Bornéu)和呂宋，包括中國、爪哇、小巽他群島、馬魯古群島、錫蘭、琉球、日本、渤尼、呂宋和蘇門答臘。

5) 第五卷——祇有關於馬六甲的唯一一章。

通過對手稿的細心分析可以推斷，在不確知時間進行裝訂時，一些章節被調換了位置，因此，資料在地理順序上並不是絕對連貫的，可能在將來出版時，必須考慮這種情況。經過對材料的重新整理發現，儘管從紅海到日本、到香料群島的整個海上亞洲都被包括進去了，可是，從篇幅和深度來看，並非所有亞洲地區都被同等對待。

巴黎手稿共有60張兩面書寫的對開頁，分佈情況大致如下：

1) 西亞(埃及、阿拉伯和波斯)6對開頁；2) 南亞(印度和錫蘭)11對開頁；3) 東亞(中國、琉球和日本)3對開頁；4.1) 東南亞大陸4對開頁；4.2) 東南亞海島36對開頁。

從數量上看，《東方概要》根本的資訊核心是東南亞，它所佔的篇幅超過了所有其它亞洲地區總和的兩倍。皮雷斯對亞洲這部分地區尤其是因蘇林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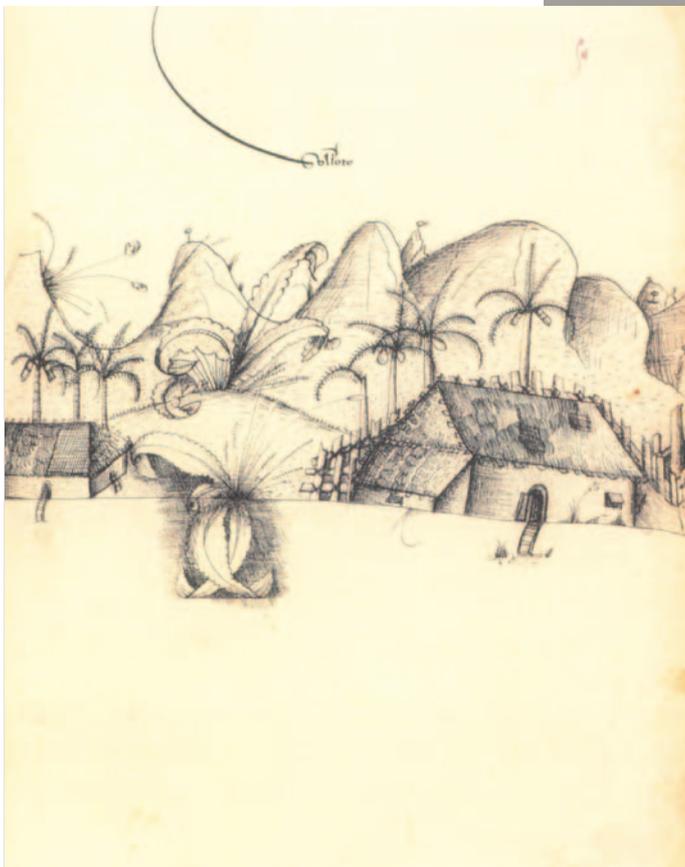
◀ 源自葡萄牙的東南亞地圖(1570)。引自：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的《世界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

亞給予的特別重視基於若干原因。一方面，葡萄牙人之青睞於東方主要是由於貿易原因，為尋求稀有而昂貴的藥材和香料，他們夢寐以求的自然產物多半正是來自東南亞，其中的一些種類（例如香石竹、肉豆蔻樹）除了在大印度尼西亞群島，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沒有的。另一方面，從蘇門答臘向東包括了三千多個島嶼的亞洲海洋地區對當時的歐洲人來說，是最陌生最神秘的地區之一。祇要回憶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葡萄牙人到達印度的幾年以前，熱那亞人哥倫布（1451-1506）就在整個歐洲造勢，並取得了某些成功，聲稱他的海上遠征已經到達了經典地理學家所說的“金色半島”（Aurea Quersoneso），即傳統上的馬來半島⁽⁴¹⁾，但實際上他祇是到達了中美洲東海岸。最後還有一個原因，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托梅·皮雷斯是在馬六甲準備他的地理著作的，當時那裡是因蘇林迪亞廣大的貿易網的交匯點。要對亞洲最東部地區的地理情況進行詳盡的調查，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該處更合適，因為正像托梅·皮雷斯自己說的那樣，馬六甲“是一個因商品而存在的城市，比世界上的所有其它城市更合適，這裡是季風角，季風開始的地方。”⁽⁴²⁾在另一個段落，在提到這個重要的葡萄牙-馬來城市的世界性時寫道：“在這個馬六甲港口，常常可以遇到八十四種方言，每一種方言自成一體。”⁽⁴³⁾

但是，也許值得強調的是，從對東南亞資料的編排上看，著作的首要核心似乎是對馬六甲的論述，雖然這部分內容現在的排位是在巴黎手稿的最後部分。⁽⁴⁴⁾事實上，葡萄牙藥劑師著作的這個部分的敘述總是將與這個葡萄牙-馬來港口保持貿易關係的其它亞洲地區的描述放到靠後的位置。由此看來，應當注意的是，1512年11月，在到達東南亞之後短短的六個月中，托梅·皮雷斯就已經開始準備一份關於“馬六甲風物”的有份量的報告，以便在可能的時候寄往里斯本呈遞給“我們的國王陛下”⁽⁴⁵⁾。這肯定就是基本以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為中心的具有開創性的地理著作的雛形。把《東方概要》變成一部

亞洲地理著作的想法祇是後來隨着手邊資料的積累才有的。可以說，有關從紅海到科摩林角（Cabo do Comorim）的亞洲地區的消息在1513年下半年非常多⁽⁴⁶⁾，為這種想法的產生提供了基礎。

總之，不應忘記的是馬六甲在亞洲大量海上貿易的大背景下所佔的中心位置，那裡通常聚集着來自非洲西海岸到遙遠“天國”沿海的所有東方大港的船隻。用托梅·皮雷斯自己的話說，在馬六甲，有“開羅、麥加、亞丁的摩爾人；有阿貝欣人（abexins）、基洛亞人（Quíloa）、馬林迪人（Melinde）、霍爾木茲人、安息人（Pársio）、土耳其人、土庫曼人（turquimães）、亞美尼亞人（arménios）、基督徒、胡茶辣人（Guzarate）、喬爾人（Chaul）、達布林人（Dabul）、果阿人、達克姆人（Daquém）、馬拉巴爾人和克林人（quelins）；有奧里薩（Orixá）、錫蘭、孟加拉、阿拉貢、勃固、暹羅的商人；有吉打人、馬來人；有帕奧人（Pão）、帕坦人（Patane）、柬埔寨人、占婆人、交趾支那人、中國人、琉球人、渤尼人、呂宋人；有丹戎浮拉人（Tanjapura）、拉威人（Lave）、班卡人（Banca）、靈格人（Linga）〔……〕、馬魯古人、班達人（Banda）、比馬人（Bima）、帝汶人、馬都拉人（Madura）、爪哇人、巽他人、帕林邦人（Palimbão）、占碑人（Jambi）、通卡人（Tuncal）〔……〕、安德拉吉利人（Andragiri）、卡伯人（Capo）〔？〕、甘巴人（Campar）、梅內卡伯人（Menencabo）、希亞人（Siak）、魯帕人（Rupat）、阿瓜人（Arqua）〔？〕、阿魯人、巴塔人（Bata）〔……〕、帕塞姆人、佩迪爾人和馬爾代夫人”。⁽⁴⁷⁾一個葡萄牙商棧的高級官員，祇要他有足夠的熱心，就不難獲得《東方概要》中記載的關於度量、產品、旅行路線和日程、社會及文化習俗、以及政治軍事情況的各類資訊。而我們的作者經常使用這樣一些表達方式，如“我從許多人那裡證實”，或者“商人們說”，或者“這裡的人們說”。⁽⁴⁸⁾那麼，是否可能比較嚴格地確定葡萄牙藥劑師著作中那些資訊的主要來源？



《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書》(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 1512)
中印度尼西亞的潘塔爾島 (Pantar) (左) 和阿洛島 (Alor) (右) 全景圖

“從來沒有遇到過有誰見過曾看到過大耳朵的人”，並由此得出結論說“它存在的可能性極小”。⁽⁵³⁾總之，對於他來說，經驗的標準或目擊者可靠的資訊高於對從前書本的信心。

《東方概要》的寫作曾多次被作者打亂，為的是“以書面形式紀錄”下作者在亞洲的旅行中有機會觀察到的許多“重大事情”。但遠不止於此，因為，托梅·皮雷斯在他的地理著作中開宗明義地強調曾與第三者“努力研究”他沒有見到的一切。⁽⁵⁴⁾這樣，他建立了超越傳統的新知：當作家不能親臨某些地方去確認自己的疑問的時候，便對“到過那裡的人”即具有在場目擊者身份的人寄予全部的信任。⁽⁵⁵⁾或者說，葡萄牙藥劑師收集的資訊基本上歸功於親身經歷和一大群資訊提供者。誰是這些資訊提供者？一方面，印度的葡萄牙當局的官員，包括那些定期到馬六甲來的船長、水手或商棧總管及他們講述的在海上亞洲各地旅行時獲得的印象。另一方面，托梅·皮雷斯同樣還接觸那些到馬六甲的商人、海員

和從亞洲各地來的亞洲使臣。⁽⁵⁶⁾收集的資訊既可以是純粹口頭交換印象的產物，也可以來自書面的記錄或繪製地圖的工作。要逐一確認針對亞洲每一地區所使用的資訊來源是件困難的事情。但有一個例子值得特別注意。關於馬六甲，托梅·皮雷斯描繪了該地區在葡萄牙佔領之前的歷史狀況，有幾處記載似乎是轉抄自馬來或爪哇的文獻記錄，因為他多次提到“爪哇人的歷史”和“編年史”⁽⁵⁷⁾，這表明我們的藥劑師有可能接觸過關於馬來亞歷史的17世紀初《馬來亞史話》(Sejarah Melayu)⁽⁵⁸⁾的雛形之一。

《東方概要》關於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的根本和核心意義可以通過下面的另一個論據加以證實。托梅·皮雷斯在作為葡萄牙王國的使臣起程赴中國前不久，曾將其著作的一份副本寄往葡萄牙，這件副本被長時間保存在里斯本的王室檔案中，在以後的許多年中鮮為人知。當時由於顯而易見的戰略目的，葡萄牙極力從數量和內容上限制向歐洲傳播有關馬六甲以東亞洲地區的資訊。然而更主要的是由

於大約從 1512 起從西班牙傳來的令人警覺的傳聞，猜測西班牙人企圖從西面到達早已被葡萄牙人命名為馬魯古群島的傳說中的香料群島。1512 年，麥哲倫到達了因蘇林迪亞最東部的群島和後來被稱為菲律賓的群島，他的遠征後來引發了著名的“馬魯古群島問題”，這場外交爭端導致了 1529 年葡萄牙王國和西班牙王國劃分了對印度尼西亞群島——亞洲許多最昂貴的香料產地——的佔有權。⁽⁵⁹⁾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爭論馬魯古群島問題的那些年裡，準確地說是在 1525-1528 年間，人文學者安德列亞斯·加瓦熱羅 (Andreas Navagero, 1483-1529) 曾到過里斯本，其目的之一包括收集葡萄牙方面關於亞洲的資訊。⁽⁶⁰⁾ 在所獲得的資料中，這位意大利人得到了一份《東方概要》副本，將其帶到威尼斯，並將其交給當時正在系統地整理各類遊記⁽⁶¹⁾ 的學者賴麥錫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1485-1557)。但這份在里斯本得到的托梅·皮雷斯著作的副本非常不完整，因為它缺少了幾乎佔原書三分之二的關於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的部分。賴麥錫把這部書的意大利文版發表於 1550 年在威尼斯⁽⁶²⁾ 出版的其著名的遊記集《航海旅行》(Navigationi et Viaggi) 的第一卷中。在關於〈東方王國、城市和居民的一般情況〉的前言裡，威尼斯的編輯在抱怨此書來之不易時說：“費了很大力氣，經過許多困難，才從里斯本得到了一份副本，它卻不全。”⁽⁶³⁾ 然而，那份副本上沒有作者的名字，其原因肯定是它缺少了唯一出現“托梅·皮雷斯”名字的署名頁⁽⁶⁴⁾，所以在出版的時候也沒有作者署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解釋當時伊比利亞半島的形勢使其然，葡萄牙對所有關於因蘇林迪亞最東部地區的資訊都守口如瓶，為的是不讓可能的爭奪者對這片地區有過多的瞭解，而《東方概要》正是記載了當時歐洲人獲得的關於東南亞島國的最詳實最準確的資訊。

正像人們看到的那樣，《東方概要》關於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的章節祇是在幾十年後當“馬魯古群島問題”成為歷史的時候才在葡萄牙被使用，儘管如此，它仍然僅僅被那些在與王國政權十分接近的環境中工作的人使用。一方面，編年史學家若奧·

德·巴羅斯在他的 1563 年出版於里斯本的《亞洲三十年代》(Terceira Década da Ásia) 中在介紹馬六甲和蘇門答臘群島時似乎就使用過托梅·皮雷斯著作的一些材料。⁽⁶⁵⁾ 另一方面，阿豐索·布拉斯·德·阿爾布克爾克 (Afonso Brás de Albuquerque)，著名總督的兒子，也曾查詢過葡萄牙藥劑師著作的一個副本，甚至也許就是屬於阿豐索·阿爾布克爾克的那一份，因為他在 1557 年在里斯本出版的《偉人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傳》(Comentários) 中詳細介紹了從其它渠道難以獲得的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的情況，特別是葡萄牙征服以前的情況。⁽⁶⁶⁾

現在有必要詳細分析《東方概要》關於馬六甲和因蘇林迪亞的章節，正如前面所說，它們是葡萄牙藥劑師著作的核心，同時又是最具新意和篇幅最長的部分。在篇幅上，這些章節的大致比例如下：馬六甲 (16 對開頁)；爪哇 (9 對開頁)；蘇門答臘 (8 對開頁)；香料群島 (5 對開頁)；渤尼 (1 1/2 對開頁)；小巽他群島 (1 1/2 對開頁)。

在馬六甲，托梅·皮雷斯致力於收集關於城市和四通八達的廣大貿易網訊息。實際上葡萄牙佔領馬來商棧的根本目的在於商業目的，因此在 1512 年，急需更深入地瞭解那裡的整個異域世界。關於馬六甲部分 (16 對開頁) 作為整部著作篇幅最大的部分是可以理解的⁽⁶⁷⁾，因為作者除了要提供一個葡萄牙到來之前的複雜的政治歷史全景，還要提供包括馬六甲附屬地區的地理和相關的人口和商品資源、政治制度組織、公共制度、法律實施、繼承權、若干社會慣例、外國商界、語言和宗教狀況等各類資訊，當然還包括所有與貿易有關的一切，例如可用的和缺乏的產品、貨幣、重量單位、關稅等等。

從數量和內容的重要性方面來看，居其次的是“從新加坡附近的島嶼一直延伸到馬魯古群島”⁽⁶⁸⁾ 部分。那裡出現了對於歐洲的地理認識來說是最大的新聞，因為葡萄牙人首次提到了許多對於當時的歐洲來說完全不瞭解或知之甚少的地區。但顯而易見，托梅·皮雷斯並沒有對整個印度尼西亞地區給予同等的關注，因為他的目標遠非純粹的好奇，而

是着眼於明確的實用意義。事實上，他在寫作中建立了一個內在的等級，從中可以發現與商品世界和與葡萄牙王國利益的明顯聯繫，因最突出的資訊重點是與所有這樣的地區聯繫在一起的，即具有可能使葡萄牙人感興趣的產品和利益。

“繁榮、興旺、富庶、有騎士風度的爪哇島”（第9對開頁）顯然是被當作因蘇林迪亞最重要的文明中心而被非常精心地“記錄和描述”的⁽⁶⁹⁾，它不僅包括了關於貿易有用的資料，還包括了許多社會及文化習俗的資訊。有關爪哇各個君主——他們中的許多人與馬六甲保持着密切的關係——的資訊具有第一手的特點，因為正如前面所說，托梅·皮雷斯曾到過該島的許多港口，這使他甚至能夠記錄下爪哇島沿海的各位“pates”⁽⁷⁰⁾——“在馬六甲，這個詞的意思是官員，在我們的語言中，它的實際意思是掌握民事和刑事管轄權力的總督”——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⁷¹⁾

接下來，相對重要的部分是蘇門答臘（第8對開頁）和香料群島（第5對開頁），香料群島的內容還包括班達（Banda）、安波那（Amboino）和馬魯古群島。蘇門答臘島顯然不應被忽略，因為它位於馬六



《利蘇阿特·德·阿布雷烏手抄古籍》（*Códice de Lisuarte de Abreu, 1564*）中的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畫像

甲對面，葡萄牙人與它又有經常性的接觸，而且這些接觸並非總是和平性質的。⁽⁷²⁾因此，托梅·皮雷斯對它的記錄比較詳細，特別注意到了北部沿海地區，同時也沒有忘記內地的一些君主。顯露出了其親身經歷的一些特點。一方面，稱之為馬魯古群島的這些島被看成是屬於葡萄牙國王的“航行和管轄”範圍⁽⁷³⁾，因此給予極大的關注，更何況一些最稀有而昂貴的香料正是來自因蘇林迪亞那些遙遠的地區⁽⁷⁴⁾。最後，《東方概要》還包括了關於小巽他群島（11/2對開頁）和渤尼（1 1/2對開頁）這兩個非常短的部分。⁽⁷⁵⁾對這兩個地區，托梅·皮雷斯特別從異國商品的角度依稀預見了它們可能引起葡萄牙人興趣的貿易潛力，關於這兩個島的信息量似乎直接與它們在地區間和國際間的貿易格局中被給予的重視程度成比例。

葡萄牙人沒有到達或者從貿易或戰略角度看對他們沒有特別利益的因蘇林迪亞的其它地區被完全排除在《東方概要》之外。托梅·皮雷斯曾在多處反覆強調，在談及所有沒有密切參與貿易交往的地區時⁽⁷⁶⁾，“我們的目的不在於對這些島嶼的描述”。

SOMMARIO DI TUTTI I REGNI,

Città, & popoli orientali, con li traffichi & mercantie, che iui si trouano, cominciando dal mar Rosso fino alli popoli della China.

Tradotto dalla lingua Porthogese nella Italiana.



L'ASIA si diuide dall'Africa dal mar mediterraneo, oue è la città di Alessandria, & dal fiume Nilo, & il mare Oceano la circonda verso mezzo di, & leuante.

Del fiume Nilo.

Il fiume Nilo ha li suoi fonti non troppo lontani dal capo di Buona speranza, & se ne viene per il paese de gli Abissini, non molto grande, & come piu cammina piu li va ingrossando dalli fiumi del detto paese, cōciosia cosa che tutti vi corrano dētro, et niuno vi è che sbocchi nel mar Rosso. va poi di lungo in Egitto, & entra con molte bocche nel mar mediterraneo. Comincia à crescere à mezzo Giugno per xl. giorni, & per altritanti discesce. & tutti gli habitanti appresso di quello nel tempo della escrescentia si riducono à luoghi alti, & finito di calare ritornano alle sue litanze, & allhora seminano. Et li popoli d'Egitto si tēgono molto obligati à gli Abissini, per cagion di questo fiume, il qual gli da il viuere, & fanno loro grandissimo honore, & carezze, quando li veggono passare per il lor paese.

B *Delli popoli Abissini, che sono gli Ethiopi, & de loro costumi, & loro mercantie, che iui si portano, & cauano.*

Li popoli Abissini confinano dalla bāda verso il mar Rosso con alcuni popoli passati di Arabia in quella parte, li Re de quali sono Mori: & da vn'altra banda col mare Oceano verso il capo di Guardafuni, drieto alla costa, fino à Cefala, ma non arriuanò al mare, per molte miglia: dalla parte dell'Africa confinano con deserti grandissimi, sono Christiani, et il paese loro è molto grande, & le genti parte sono date all'armi, & mercantia, & parte coltiuano la terra, & sonui assai religiosi. la terra è abbondante d'ogni sorte di vettouaglie, & di oro in gran copia, non hanno porto alcuno, se non Ercoco nel mar Rosso. La maggior parte delli lor traffichi si fanno nella città di Zeila, & Barbora, sopra il mare, & in alcuni altri porti dētro dallo stretto del mar Rosso, che sono de popoli Arabi iui habitati. q̄sti veramēte sono gli Ethiopi detti da gli antichi. hanno i lor capelli ricci, & molti di loro sono segnati nella faccia con fuoco. hanno il loro imperatore, detto il Prete Ianni, & vno patriarcha. sonui molti di loro frati, & preti. vāno spesso i peregrinaggio in Gierusalem. sono riputati huomini di verità, leali. Di questi tali molte fiata di schiaui che vengo no fatti in guerra, diuentano signori grandi, & Re, & principalmente in Bengala, Adem, Xaes, Fartaque, Delaqua, & Suaquem. le mercantie che si portano nella terra de gli Abissini, sono ogni sorte di panni di seta di colori, odori, matamugi, che son paternostri d'India di minera, pāni bassi di Cambaia, paternostri, d'ogni sorte di vetro, & cose christalline, pāni biāchi, dattili, posti in fardi, & amfian, cioè oppio. Le mercantie che li cauano all'incontro, sono oro, auorio, & alcuni caual li piccoli, & schiaui & infinite vettouaglie.

Li Abissini nō hāno altro porto che Ercoco

Del mar Rosso, & prouincie, & isole, che sopra quello confinano.

Questo colfo di mare ha molti nomi, si chiama il fino Arabico p cōfinar cō l'Arabia, da vna bāda, & dall'altra: mar Rosso, pche nelle sue ripe verso il Suez, si vede la terra rosseggiare, & ancho da gli antichi fu chiamato Erithreo, cioè rosso. Si nomina lo stretto di Mecca, pche qui dētro vi è la città di Mecca, doue giace il corpo di Macometto, al quale vāno i peregrinaggio tutti li Mori.

Mar rosso detto dalla terra rossa.

Dalle porte dello stretto di questo mare, fino all'ultimo luogo detto Suez, vi sono diuerse prouincie, cioè da leuante l'Arabia deserta, & Petrea. dalla banda de gli Abissini, alcuni altri popoli detti Arabi al presente, appresso le Isole di Delaqua, & fino alla Mecca, dalla quale fino al Toro è la Arabia deserta, che confina verso il mar mediterraneo & verso l'Egitto.

La maggior parte delle dette prouincie d'Arabia deserta & Petrea sono dishabitate & senza frutto, & di poca acqua. Le Isole popolate sono Camaram, Delaqua, Suaquem. In questo mare vi sono molti scogli, secche, & pietre sotto acqua, & non si può nauigare se non di giorno, & in ciascuno luogo li può sorgere. Dalle porte del mar Rosso fino à Camaram, è il miglior nauigare, & dal Zidem al Tor, il peggiore, & dal Tor, fino al Suez, vi vanno se non barche piccole, & anchora di giorno, di maniera che il tutto è tristo, et pieno di secche sotto acqua che non li veggono. Soffiano in q̄sto colfo vēti coli caldi, che ciascun huomo, ò animale che muoia, gli seccano così presto, che nō sentono putrefat tione alcuna, & li portano poi nell' Europa questi tal corpi,

Camaram, Delaqua, Suaquem.

在某些段落中他甚至說，關於因蘇林迪亞，他的目的並非面面俱到，而是要把“從甘巴海峽到班達、從新加坡海峽到日本群島的無限空間”的記錄留待比自己更有長處的其他著作，因為他的目的僅僅在於談論“馬六甲與之交往”和“與馬六甲交往”的那些島嶼。(77)

但在《東方概要》這些部分也順便記載了更具有綜合性特點的資訊，表現出瞭解東南亞歷史的濃厚興趣。例如，托梅·皮雷斯注意到對馬六甲的征服引起的整個群島各地出現的暫時的解體。(78)例如他將主要島嶼上參與貿易交往的沿海居民的謙恭與內地人的粗俗進行比較(79)；強調印度尼西亞許多君主之間的密切的親戚關係(80)；指出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約一個世紀中曾經存在過一個強大的爪哇帝國，其時仍有一些痕跡存在(81)；強調伊斯蘭教近期以來非常穩步地在整個因蘇林迪亞沿主要商路尤其是在沿海地區的發展(82)——關於這一點，指出葡萄牙藥劑師對伊斯蘭教所持的開放態度也許並非不合時宜，因為儘管他無數次提到穆斯林君主和商界，卻極少使用讓人認為具有貶義的修飾詞語，唯一的一個例外是在《東方概要》的序言中曾提到“卑鄙、無知和冒充先知的邪惡的虛假資訊”(83)，但他的本意明顯是另有所指。

結 論

托梅·皮雷斯的著作，正如在本文不長的篇幅上表明的那樣，從不同的層次上說都具有特別的歷史價值。首先，在歐洲歷史地理的範疇內，它是一部革命性著作，因為它填補了歐洲對亞洲許多地區，尤其是它的最東部地區的認識過程中出現的全部斷層。其次，它是一部關於東南亞歷史的不可替代的著作，因為它展現了與歐洲人到來同時發生的特別動蕩時期裡的亞洲這一廣大地區的政治經濟全景。第三，《東方概要》價值還在於它所記錄的關於許多東方民族，特別是住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無數島嶼上的居民的民族學方面極其豐富的資料，其中許

多都是唯一的和第一手資料。最後，它見證了歐洲與亞洲尤其是與因蘇林迪亞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但不應當忘記的是，葡萄牙藥劑師的著作展現的是一幅歐洲力量滲入之前的東南亞最後的宏大畫面。從那以後，許多事情都發生了變化。儘管如此，對於許多專家來說，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要》仍然是一個很少有人研究的資料來源。(84)一項有多學科、多國家人員參與的出版活動也許有助於喚起人們對這部真正的葡萄牙地理文學經典的重視。

【註】

- (1) 關於托梅·皮雷斯的生平和著作的一般情況可見洛瑞羅著《托梅·皮雷斯》頁43-47和該書的參考書目。
- (2) 加斯帕爾·科雷亞，《印度的傳說》(*Lendas da Índia*)，L·蘇亞雷斯，第4章(第2卷頁473)。
- (3) 《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Cartas de Afonso de Albuquerque*)，第7卷，頁59。所有原文引語都翻譯為現代文字。
- (4)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第4卷，第4章(第1冊頁876)。
- (5) 賈依梅·瓦爾特(Jaime Walter)，《西芒·阿爾瓦雷斯及其印度藥材清單》("Simão Álvares e o seu rol das drogas da Índia")，頁127-128。
- (6)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345。
- (7)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遊記》，第91章，頁255-257。有關門德斯·平托提供的資訊的爭論，見洛瑞羅的《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的中國》("A China de Fernão Mendes Pinto")，頁137-177。
- (8) 加斯帕爾·科雷亞，《印度的傳說》，L·蘇亞雷斯，第4章(第2卷頁473)。
- (9)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第4卷，第4章(第1冊頁876)。
- (10) 若奧·德·巴羅斯，《三十年代》(*Década III*)，第2卷，第八章(第5冊，頁217)。
- (11)(12)(13)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134；頁129-133；頁152。
- (14) 《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7卷，頁4。
- (15)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第446頁。
- (16) 賈依梅·瓦爾特，《西芒·阿爾瓦雷斯及其印度藥材清

- 單》，頁138。
- (17)(19)《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7卷，頁58；第7卷，頁59。
- (18)《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1卷，頁145。
- (20)《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7卷，頁58-59。
- (21)《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3卷，頁93。
- (22)(23)(24)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260-287；頁283；頁229。
- (25) 見熱內維埃夫·布雄 (Geneviève Bouchon)，《葡萄牙早期的巴賽和勃固之行 (1512-1520)》(“Les premiers voyages portugais a Pasai et a Pegou (1512-1520)”)，頁127-157。
- (26)《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7卷，頁59。
- (27)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第3卷，第152章 (第1冊頁856)。
- (28) 關於16世紀葡萄牙人與中國的關係，見洛瑞羅的《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 (29)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發現史》，第4卷，第4章 (第1冊頁876)。
- (30) 關於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廣東之行，見洛瑞羅的《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頁191-246。
- (31) 關於托梅·皮雷斯的外交使命，見洛瑞羅的《托梅·皮雷斯失敗的北京之行》(“A malograda embaixada de Tomé Pires a Pequim”)，第39-55頁。
- (32) 關於《東方概要》資料內容的詳細分析，見A·A·巴尼亞·德·安德拉德 (A.A.Banha de Andrade)，《世界的新世界》(*Novos Mundos do Mundo*)，第2卷，頁580-627。還沒有進行《東方概要》和另一部16世紀初亞洲地理的偉大著作《杜亞爾特·巴爾博察東方見聞集》(*Livro de Duarte Barbosa*)之間的系統比較。但是，可參見路易斯·費利佩·巴雷托 (Luís Filipe Barreto) 的評論，《發現與復興》(*Descobrimento e Renascimento*)，頁143-168。
- (33) 關於15世紀和16世紀歐洲對東南亞瞭解的全面情況，分別見托馬斯·蘇亞雷茨 (Thomas Suárez) 的《東南亞早期的地圖繪製》(*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 和唐納德·F·拉什 (Donald F. Lach) 的《歐洲眼中的東南亞—16世紀》。
- (34) 見洛瑞羅，《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頁45-87；彼得羅·巴羅齊 (Pietro Barozzi)，《瓦爾塔馬》(*Ludovico De Varthema*)。
- (35)(36)(37)(38)(39)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131-133；頁132；頁349；頁329；頁130。
- (40) 這份失蹤了幾個世紀的副本現存於巴黎的議會圖書館 (Ms 1248 [Ed. 19], Afls. 117-178)，幾年前曾在葡萄牙地圖繪製方面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1937年發現了巴黎手稿 (見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要》) 的阿爾曼多·科爾特桑 (Armando Cortesão) 的努力下出版了鉛版印刷版本。關於托梅·皮雷斯著作的出版歷史，見洛瑞羅的《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的里斯本手稿》(*O Manuscrito de Lisboa d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頁27-43。
- (41) 關於哥倫布的地理理念，見胡安·希爾 (Juan Gil)，《發現的神化與烏托邦》(*Mitos y 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第1卷；洛瑞羅，《東方亞洲》(“A Ásia Oriental”)，頁9-34。
- (42)(43)(44)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441；頁422；頁381-444。
- (45)《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第7卷，頁59。
- (46) 見洛瑞羅，《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的里斯本手稿》，頁28-29。
- (47)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422；見保羅·惠特利 (Paul Wheatley)，《金色半島》(*The Golden Khersonese*)，頁306-320。
- (48)(49)(50)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159、227和頁252；頁131；頁193、283-284、349。
- (51) 見洛瑞羅，《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頁58-62。
- (52)(53)(54)(55)(56)(57)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284；頁349；頁131；頁336。；頁283、286、288、336、345、381，等等；頁381、385。
- (58) 見溫斯台特 (Richard Winstedt)，《古典馬來文學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Malay Literature*)，第158-162頁。
- (59) 關於馬魯古群島問題，見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 (Luís de Albuquerque) 和路易·格拉薩·費若 (Rui Graça Feijó)，《堂·若奧三世的觀點》(“Os pontos de vista de D. João III”)，頁527-545。
- (60)(61) 喬治·B·帕克斯 (George B. Parks)，《賴麥錫〈航海旅行〉的內容與來源》(“The Contents and Sources of Ramusio's Navigations”)。頁2；頁1-39。
- (62) 賴麥錫，《航海旅行》，第2卷，頁715-788。文集其他卷的第一版於1556年 (第3卷) 和1559年 (第2卷) 在威尼斯出版 (同上，喬治·B·帕克斯，《賴麥錫〈航海旅行〉的內容與來源》)。相關內容可見盧恰納·斯泰加諾·皮喬 (Luciana Stegagno Picchio)，《賴麥錫〈航海旅行〉中的葡萄牙和葡萄牙人》(“Portugal e Portugueses no livro das Navigations de G. B. Ramusio”)，頁9-25。

- (63) 賴麥錫，《航海旅行》，第2卷，頁541。
- (64)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135。
- (65) 同前，若奧·德·巴羅斯，《二十年代》(*Década II*)，第6卷，第1章(第4冊，頁1-27)和《三十年代》，第5卷，第1章(第5冊，頁505-513)。阿爾曼多·科爾特桑深化了關於蘇門答臘的想法(《東方概要》，頁378-379)。
- (66) 同上，阿豐索·布拉斯·德·阿爾布克爾克，《偉人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傳》，第三部分，第17-18章(第2冊，頁83-99)。見洛瑞羅，《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頁590-596，在這裡，着意突出了文章的某些巧合。
- (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381-444；頁328；頁287；頁287-324；頁275；頁378-380；頁332；頁330-349；頁324-330、374-377；頁349；頁349；例如頁343；頁352；頁269、270、273，等等；頁296；頁269、339、375。
- (83)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頁130。相關內容，見A·A·巴尼亞·德·安德拉德，《世界的新世界》，頁585。
- (84) 托梅·皮雷斯的資訊的典型使用見M·A·P·邁林克-魯洛夫茨(M.A.P. Meilink-Roelofs)的《1500年-1630年期間亞洲貿易和歐洲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影響》(*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第13-172頁和安東尼·里德(Anthony Reid)的《貿易時代的東南亞，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 Ultramár)，1975年，第527-545頁。
- 安東尼奧·阿爾貝托·巴尼亞·德·安德拉德(António Alberto Banha de Andrade)，《世界的新世界—葡萄牙地理發現中的資訊在歐洲的傳播》(*Mundos Novos do Mundo - Panorama da Difusão, pela Europa, de Notícias dos Descobrimientos Geográficos Portugueses*)。兩卷。里斯本，海外研究委員會(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1972年。
- 彼得羅·巴羅齊(Pietro Barozzi)，《瓦爾塔馬和他的旅行》(*Ludovico De Varthema e il suo Itinerario*)。羅馬，意大利地理協會，1996年。
- 路易斯·費利佩·巴雷托(Luís Filipe Barreto)，《發現與復興》(*Descobrimientos e Renascimento*)。里斯本，國家印鈔局，1982年。
- 若奧·巴羅斯(João Barros)，《亞洲》(*Da Ásia*)，里斯本，1777年。複印版。八卷。里斯本，聖·卡洛斯(Sam Carlos)書局，1973年。
- 熱內維埃夫·布雄(Geneviève Bouchon)，《葡萄牙早期的巴賽和勃固之行(1512-1520)》“Les premiers voyages portugais a Pasai et a Pegou (1512-1520)”，群島(Archipel，巴黎)，第18卷，1979年，頁127-157。
- 《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書信集》(*Cartas de Afonso de Albuquerque*)，恩里克·洛佩斯·德·門東薩和拉伊蒙多·安東尼奧·德·布良·帕托出版(Edição de Henrique Lopes de Mendonça e Raimundo António de Bulhão Pato)，7卷。里斯本，里斯本科學院，1884-1935。
- 費爾南·洛佩斯·德·科斯塔聶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和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曼努埃爾·洛佩斯·德·阿爾梅達出版(Edição de Manuel Lopes de Almeida)，兩卷。波爾圖，萊洛兄弟出版社(Lello & Irmão)，1979年。
- 加斯帕爾·科雷亞(Gaspar Correia)，《印度的傳說》(*Lendas da Índia*)，曼努埃爾·洛佩斯·德·阿爾梅達出版，四卷。波爾圖，萊洛兄弟出版社，1975年。
- 胡安·希爾(Juan Gil)，《發現的神化與烏托邦》(*Mitos y 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三卷。馬德里，聯合出版社(Alianza)，1989年。
- 唐納德·F·拉什(Donald F. V. Lach)，《歐洲眼中的東南亞—16世紀》(*Southeast Asia in the Eyes of Europe - The Sixteenth Centu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8年。

【參考書目】

- 阿豐索·布拉斯·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Brás de Albuquerque)，《偉人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傳》(*Comentários de Afonso de Albuquerque*)，若阿金·維里西莫·塞朗出版(Edição de Joaquim Veríssimo Serrão)，兩卷。里斯本，國家印鈔局(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1973年。
- 路易斯·阿爾布克爾克(Luís Albuquerque)和路易·格拉薩·費若(Rui Graça Feijó)，《在巴達霍斯-埃爾瓦斯委員會里堂·若奧三世的觀點》(“Os pontos de vista de D. João III na Junta de Badajoz-Elvas”)。見《麥哲倫的旅行和馬魯古群島問題》(*A Viagem de Fernão de Magalhães e a Questão das Molucas*)。阿維利諾·特謝拉·達·莫塔出版(Edição de Avelino Teixeira da Mota)。里斯本，海外科學研究委員會(Junta de Investigação Científicas do

- 洛瑞羅 (Rui Manuel Loureiro), 《哥倫布早期著作中的東方亞洲》(“A Ásia Oriental nos primeiros escritos de Colombo”), 史冊 (Cadernos Históricos, 拉各斯), 第7卷, 頁9-34, 1996年。
- 洛瑞羅, 《托梅·皮雷斯〈東方概要〉的里斯本手稿》(為學術出版而作, *O Manuscrito de Lisboa d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澳門, 東方葡萄牙學會, 1996年。
- 洛瑞羅,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眼中介乎現實與想象之間的中國〉(“A China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entre a realidade e a imaginação”), 見《16-19世紀葡中關係史研究》(*Estudos de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 - Séculos XVI-XIX*)。協調: 薩安東 (António Vasconcelos Saldanha) 和山度士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澳門: 東方葡萄牙學會, 1996年, 頁137-177。
- 洛瑞羅, 《追尋東方—15世紀的旅行和資訊》(*Em demanda do Oriente - Viagens e Notícias Quatrocentistas*)。里斯本, 教育部紀念葡萄牙地理大發現工作小組, 1998年。
- 洛瑞羅, 〈托梅·皮雷斯失敗的北京之行〉(“A malograda embaixada de Tomé Pires a Pequim”), 見《葡中第二屆葡中(16-19世紀)關係史講座文集》(*Portugal e a China - Conferência no II Curso Livre de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Séculos XVI-XIX)*)。協調: 山度士。里斯本, 東方基金會, 1999年, 頁39-55。
- 洛瑞羅, 〈托梅·皮雷斯—藥劑師、作家和使臣〉(“Tomé Pires - boticário, tratadista e embaixador”), 見《友誼的基礎—葡中文化藝術關係五百年》(*Os Fundamentos da Amizade - Cinco Séculos de Relações Culturais e Artísticas Luso-Chinesas*)。協調: 費爾南多·安東尼奧·巴蒂斯塔·佩雷拉 (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里斯本, 澳門科學文化中心, 1999年, 頁43-47。
- 洛瑞羅, 《貴族、傳教士和中國官吏—16世紀的葡萄牙和中國》(*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里斯本, 東方基金會, 2000年。
- M. A. P. 邁林克-魯洛夫茨 (M. A. P. Meilink-Roelofs), 《1500年—1630年期間亞洲貿易和歐洲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影響》(*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海牙, Martinus Nijhoff 出版, 1969年。
- 喬治·B·帕克斯 (George B. Parks), 〈賴麥錫〈航海旅行〉的內容與來源〉(“The Contents and Sources of Ramusio’s Navigazioni”), 見《賴麥錫, 航海旅行——威尼斯 1563—1606年》(Gian Battista Ramusio, *Navigazioni et Viaggi - Venice 1563-1606*)。R. A. Skelton & George B. Parks 出版, 3卷。阿姆斯特丹,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Ltd., 1967年-1970年, 第3卷, 頁1-39。
- 盧恰納·斯泰加諾·皮喬 (Luciana Stegagno Picchio), 〈賴麥錫〈航海旅行〉中的葡萄牙和葡萄牙人〉(“Portugal e Portugueses no livro das Navigazioni de G. B. Ramusio”), 見科英布拉大學學報 (*Revist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第32期, 1986年, 頁9-25。
-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 (Fernão Mendes Pinto), 《遊記》(*Peregrinação*)。阿道夫·卡薩依斯·蒙特依羅出版 (Edição de Adolfo Casais Monteiro)。里斯本, 國家印鈔局, 1988年。
- 托梅·皮雷斯, 《托梅·皮雷斯的〈東方概要〉和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的書》(*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阿曼多·科爾特桑出版 (Edição de Armando Cortesão), 科英布拉, 科英布拉大學學報, 1978年, [東方概要, 頁129-444]。
- 賴麥錫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航海旅行》(*Navigazioni e Viaggi*)。Marica Milanesi 出版, 6卷。都靈, Einaudi, 1978年-1988年。
- 安東尼·里德 (Anthony Reid), 《貿易時代的東南亞, 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2卷, New Haven & Londres, 耶魯大學出版社, 1988年-1993年。
- 托馬斯·蘇亞雷茨 (Thomas Suárez), 《東南亞早期的地圖繪製》(*Early Mapping of Southeast Asia*)。香港, Periplus 出版, 1999年。
- 賈依梅·瓦爾特 (Jaime Walter), 《西芒·阿爾瓦雷斯及其印度藥材清單》(“Simão Álvares e o seu rol das drogas da Índia”)。Studia (里斯本), 第10期, 1962年, 頁117-149。
- 保羅·惠特利 (Paul Wheatley), 《金色半島》(*The Golden Khersonese*)。韋斯特波特, 康乃狄克州, Greenwood Press, 1973年。
- 溫斯台特 (Richard Winstedt), 《古典馬來文學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Malay Literature*)。吉隆坡,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77年。

蔚玲譯